杜陵漫筆 一

共五

杜陵漫筆

此卷卽翼巽憲公長房蒡二孫都正府君晚年蕆修於
洪陽之杜陵鄉廬汗記漫錄者也其文至言格論其
事正心修身家庭之嘉言善行古今之良箴美規無
不備載於五編之内要切不繁肯綮周詳與歐公六
一之歸田錄陳氏白眉之巖捿話相上下矣揆以後
生膚淺之量非無嚴正峻抗然世級自殊俗尚逈別
當俟知者道不可以管見臆斷而况在耳孫法祖之
地何有掩諱於其間抉細繹旨意深究義諦怳若親
承謦咳躬奉儀範則府君精思力踐百世不惑矣盖

此文獻之垂裕後昆詔牖来裔功利溥愽不可與雕
華粧餙家同日以論府君之孫箕尹府君親檢校讐
以為壽傳而年代漸遠歲月滋久誠敬易淺稽徵迷
方則恐或致先蹟之愈隱愈晦故玄孫順朝繼而謹
識此實吾家懿則敢不觀感而尊閣抶

杜陵漫筆卷之一

孫克淳選

令之避亂者以為一門若萃於一處則百口無可脫者莫若分送諸處生者生死者死也及臨亂倉卒之際不忍分離終不得如平時講論者而蓋出於周思廣慮也南涼主傉檀謂其兄子樊尼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古令人之意略同

傉檀出襲乙弗(胡名)西秦王熾盤襲樂都(傉檀所都)城潰將士聞逃散唯樊尼不去傉檀云云偶爾相似

在持服時老退笑負慶胤早朝来見而衣裳繿縷面

有菜色余問曰君嘗稱富饒而今不免飢寒何也慶
亂泫然流涕曰人皆以子為養小的以子破家曾為
別差於東萊得千金而來自以為一生喫着不盡蘊
櫝而藏之其後欲買貢物啓藏而見之則無銖兩之
遺皆為不肖子酒色之費授殘之債一年之間千金
散盡因而至此嗚咽不能言余觧之曰謝氏累代家
產充殷君一朝戲債財之聚散古今一體無以為傷
慰而遣之

晉謝弘微之叔父混尚晉公主混死其家事弘微
主之主有二女及主卒混女夫殷叡好樗蒱奪其

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殺君一朝戲債鄉視而不言譬之棄物江海以為羸耳

古人文字天然簡易之中甚得其實後世之所不能及者季父主欲造枕屏求匠之書有衛首屏之語而清城見之以為衛首二字非季世之文東平公亦見於古書而因之云本出於香山之文也字非難知而命意着字懸殊古今人之同不同可知也

魏王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燕主跋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蟣虱流溢跋

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岳丈氷蘗之操老而愈堅當官一介不可妄施於人余嘗目見而心敬者也曾掌别營時送二帽而其荅書云别營素稱膏腴身處膏腴終得美名爲難今此所送若自月捧中出則可也若自剩米中所辦不幾近於古人之惡消息耶以此㝡之不喜其贈而又恐不義其清雅戒㝡之心非季世之人所可及也諺所謂教之婿而終不學得其萬一京外居官已至十有餘年迫於親知之救乞已失於傷恵而此則或出於爲親養生之資人情之所感亦是仁術而年朞之後

操持之志漸弛泛然親知之閒漫酬應亦不能擯却是不免於妄與而棄物於丘壑施公物而犯贓法雖欲自恕而不得深嘆岳丈之清白至老死不衰此非矯情好名乃近於天性而然也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三旬九食田子方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余平生有種樹之癖而家無立錐之地無以施十年之計及宰白川衙有閒廣之地官人之有罪而情輕

者必以雜木贖栽綫過一年茂林數榮仍爲勝地而
終無益於邑民范忠宣知襄城民素不事蚕織公使
植桑於家自此人得其利號爲著作林贖民之罪而
植之一也利害懸殊未免賊𢓜師之譏實由於取捨
之不審也

范忠宣純仁知襄城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
於家多寡随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
罪自此人得其利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
時官也

得之南行留數日於官齋所賫皮箱極妙製勸我依

擄此造持以代布箱余曰孔路允百不得已酬應不得擔却未守氷蘗之操令又作奢靡玩好之物是益其過也范忠宣戒子弟曰唯儉可以助廉斯言可佩也

忠宣戒子弟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女奴一人素性纖吝愛物而不愛身十數年來在官輙隨供俸之餘足以自潤而忍飢耐寒喫盡艱苦粒粒銖銖積貯成饒而無子女又承其產業究其死矣他人有之此正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者終不覺悟惑之甚矣

癸巳秋與義林直李眞儒丹丘宰金道淡同舟下清風行到仙遊巖停棹登觀層巖斗起上可坐數十人而懸崖百丈俯臨長江景致殊勝而危絶可怕兩使君攀援而窺略無懼色小胥官妓輩左右盤旋不知差跌見之令人毛骨悚然二公笑我之浪刧避危而終不覺一足之失死生辦焉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臨事畏愼當如此比之二公之愛身相去遠矣

彭祖觀井出東坡代滕甫書

清風道釋智眼常言曾居五臺山採菜於高峰忽見

黑雲蔽於山下雷聲轟〻電光燁〻有若馳驟之状而見在之處青天白日咫尺之間氣候頓殊不覺悚惴同去老髡曰夫雷雨作於下界而此山最高能俯視雷公之飛騰每年六七月之間如此者數矣居僧見而為常云云余始聞之而不信矣及見東坡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電也然後始信智眼之言不誣也

平生無定力工夫未能擺脫於女色徃知金化時因公過横城太守邀於卧内數妓蒼遑出避綠鬢雲鬟半容可念不能無蕩心多愧吳兒之木腸石心也

賈充見夏統令妓繞船三匝統視之若無覩充曰是吳兒乃木腸石心也

上年秋與丹丘倅餞別李學士於堤川承　召之行經宿歸來而適值一鄉士子五十餘人會于路左講鄉飲酒禮〻過三人則軾而半百青衿當道習儀義不當騎馬而過以間路避之俾無形跡

閔叔常言禽鳥之妬甚於人曽見鸎子得一雌而来其儷喃〻之語明有妬忌之心移怒於其雛含刜剌而欲哺之余憎其微物之有妬心因殺之云未知情物知音果如何而旣殺無辜之母鸎使諸雛一倂飢

死其亦慘矣昔介葛盧聞牛鳴而知生三犧皆用之千古稱以知音閔叔聞烏聲而知其姤心此葛盧反復勝也

余典四邑所到輙修治垣屋俾至輪奐而乘時貨備亦不徵發民不以此病之而或有貽神嘻事笑之者也魯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與余千古一轍以此自恕也

常聞擇仲甫論人家祭祀之豐約曰吾家烝嘗兕斅不多而薦味乃非時之物遠方之産子孫零替恐不能享祀云其時余雖少而猶以典祀之豐侈為不是

矣及見戴經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知禮也以此見之向所謂非時之物遠方之産者將見笑於聖人之門也

堂叔全奉使日本季父主飲氷燕京也凡諸應問之節處變之道周思廣慮稟議於廟堂以備不虞而隨問專對臨事周幹不出於素講中玆以無窘急錯誤之患而俱有使乎之稱正如魯季文子將聘於晋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出於備豫不虞矣孔子稱三思而行者亦其一事也兩位行事不謀而同其詳慎深遠之慮不下於古之賢人也

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文子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論語三思而後行此亦一事也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

余在銀川時作一室於衙後蕭灑絕特又有林木澗水之勝而有時翫賞終不燕居室婦勸我常留而我意則其時奉安家廟不如斯室之華美此出於寢不踰廟之志也

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

吾宗家法痛絕南草自先祖至于吾身未嘗有御後

世子孫有嗜之者輙曰某曾大父某從大父皆位至
三事亦有嗜着吾儕行事當如兩位足矣宋鄒浩對
哲宗之言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
效其小疵者頗相類祖先積德忠孝之行一無軆念
而獨於傍親之小疵力以行之不肖甚矣
宋哲宗之立劉后也鄒浩諫以殊累聖德帝曰此
祖宗故事豈獨朕耶盖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曰
云云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
伯氏之知長城也吏惡嚴明官屬多逃去一如陳詰
之知祥符縣事而其時方伯撓撼於胥動浮言置諸

中考竟至辭遁適足以中奸人之計殆不及陳堯佐
之慮遠也

大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〻吏惡其明察欲中以
事而詁公廉不可得乃欲奇動京師自錄事以下
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太后聽
政怒詁欲加以罪陳堯佐力爭以謂罪詁則姦人
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

曾王母嘗為綵棚之戲處於路傍樓舍有一女人過
樓下而肥膚若霜雪婥約如仙子蘭資蕙質動人殊
邑見侍婢而有酬酢之語王母呼而問之對曰此乃

大家蓮堂之侍寢王母嘆曰天下有如此尤物女子猶有愛戀何况丈夫之心乎終不如不遇

鳳山官妓翠貞少有殊容擅名於西路余在白川時偶見之年近三十而尚有餘姿從容問答之際以為正當破瓜之歲盡得美麗之稱而遠近全集戶外之屨常滿病質不能暇應接以致未老而先衰余聽其言而憐之其後數年竟以此殞身正如衛玠之被人看殺男女之慾古今一般也

衛玠人聞其有姿容觀者如堵勞疾遂甚卒年二十七人謂玠被人看殺

余在地部時受廩祿而量之則輒有羸餘問輸米德人則以爲太倉乃戶部屬司不量而加給者流來舊規云此乃不槩御史之米而安而受之不及李畬之母遠矣

唐李畬爲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有羸畬母問吏吏曰御史米不槩母怒敕歸餘米畬乃劾倉官槩量也

毛嬙之色杜康之酒人莫不嗜好而亦有淺深焉春秋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謝絶北海之佳賓消遣醉鄉之日月穴處獨樂之趣唯恐外人之或知此

伯倫之所不為也湖南李生少年常謂雖得佳人而
當閧每報侵晨之客損却雲雨之歡情正如西施之
載五湖浮家泛宅俾晝夜恣意宣淫亦一快事云此
未聞於楊廣男女飲食之欲古今所同而若此二者
實罕有茲以記之以爲酒色者之警焉
冠岳形勝無映蕟之山川而與君上最高頂提携攀
登不憚步武之勞苦
岳丈於雞林有所眄妓容色正如善和坊端端而見
幸来留于達城頹見主母主母亦當時倚市之人而
顏貌頗勝於雞林妓相見而出語人曰主母比於我

如珷玞之於良玉而猥被專房之寵有嬌矜壓侮之
色殊不如尹婕妤見邢夫人而垂泣也

漢武帝時尹婕妤與邢夫人並幸詔不得相見尹
請見邢帝令他夫人粧飾前來尹曰非也狀貌不
足以當人主後令邢来前尹曰此真是也見而泣
自病其不如也

姊婿廣尹當慈夫人病革之時欲啗大谷梨而時正
早秋終不得進喫其後姊婿若對梨實則輒泫然流
涕而不食此正徐孝克終身不食粳孝思之心無愧
於古人也

陳徐孝克初貧母患欲食粳米不能常辦母亡有遺粳米者對之滂泣終身不食粳

世言外家祖先厚於娛客客來設饗勸酒而若不盡傾杯乾則必治行杯侍婢此乃金谷遺風必無是事而訛傳浪播為世指點良可惜也

石崇美人行酒客飲不盡斬美人王敦固不飲已斬三人王導讓之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明善明惠兩公主選儀賓將欲捐吉姬車未降而先逝廷議以為未及合巹不可仍存駙馬遂罷沁園而令宮女主蒸嘗

余平生有鳥獸之癖及知花江置鶉於籠馴鹿於場朝夕相對期以狎熟而一朝忽悟曰違山林之性而作樊圈之物心有所不忍俱為放去善端萌於中心也北齊君臣取兒飼狗置人聚蝎而見其號叫宛轉喜噱不已者亦獨何心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楊子曰人之性善惡相半推此見之則楊說得矣

北齊南陽王綽善為殘虐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王問綽在州何事最樂聚蝎置諸其中觀之極樂王索蝎置浴斛

使人裸卧斛中蹄吽宛轉王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譯奏張長㝈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丙子之亂胡騎直擣京師三日到碧蹄関西伯洪命耉兵使柳琳不能沮遏其勢間道奔問至金化而賊兵充斥方伯有合陣之意而兵使終不許畢竟方伯覆軍殉節而兵使全師奏功洪柳自此為仇矣柳將之終不聚兵者若授之柄而處其下則專制之權當在其手書生不曉軍事必致覆亡若運籌决策出於副將則必猜疑不决坐失機宜此柳令之能斷乃成

也歷觀前史師令不一鮮不為敗河曲之戰趙盾為
將而令出趙穿郤之役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此
正輿尸之凶也
從氏監司兄主任清州時發奸擿伏如神能審黃犢
之食苗人比之楊使君有千里眼
昭侯使騎於縣使者還報曰南門外有黃犢食苗
道左下令禁牛馬入田中復徃審之得南門外黃
犢吏以昭侯為明察魏光州刺史楊逸廣設耳目
善惡畢聞人曰楊使君有千里眼
治之盛衰只係輔相之善否雖以人主一身前後之

汚隆懸殊判若二人焉開元以前姚崇宋璟張九齡
張說韓休輔相之故為明皇開元以後李林甫楊國
忠宇文融楊洄等専政以為玄宗至於宋朝亦然真
宗景德以前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
王旦佐之足為繼世之賢君而祥符以後王欽若陳
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専權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
嗚呼觀此二主之始末實萬世之龜鑑數君子成之
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賢邪取捨之際可不慎哉
余自少有烟霞之痼疾不計濟勝之具若聞名區之
擅必往觀焉累致叔父規警之教矣叔父曾任金泉

督郵時以官事入海印寺而過紅流洞終不擧目翫賞殊異於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與余臭味不類王濟之癖謝公之遊各有所好豈可強而同之朱文公每經行處有佳山水雖迂道數十里必携酒經遊終日不倦仁智之術自樂於心而酷好如此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胸次爲益不少向所謂提耳之命雖不奉副亦符於前脩之所好聊以是自恕焉

○歐陽公家有遺札乃謝人贈猪肉一斤而深致感激之意可見物薄而情厚前輩交際饋物不侈元豈淳朴之俗可尚余高祖水竹府君位至台司而見家

中舊書其贈遺不過山梁海肴等數種而至於節箑
不滿十柄而制樣古朴可見　聖世之氣像而深服
先祖之儉德世俗日漸奢靡賂門大開豈閫饒寧謟
事要津以珠玉為脯醢官資崇卑係苞苴之多寡此
乃權貴者誨之豈獨在下者之過也余累忝州牧縉
紳例問之嵗儀不可闕而狃於習俗不能守家庭所
聞見有愧於心而其後聞之則時宰或曰鄭某是大
家之人而不識事體為言鄙夫武人之厲民而獻交
不足愧也此非一夫一夕之故實關世道之汙隆嗚
呼古之却魚辭金之清節令不可復覩矣

余知錦城時營將受人之囑稱以承欵之賊人傅合僧俗以充捕賞之數當其考覆之時罪人欲延晷刻之命接問之際終不變當初之誣服者營將目前酷施嚴杖之故而其時以為渠等旣已明白輸情更無可疑之端卒甭成案矣其後自知見責貽書以責又私覈其虛實有一毫寃枉之疑則終不赴請非余有殺人圖利之心而爛熳同歸未免不察之失神人所謂劉夔之罪在於不察而其罪如殺人實等者無以自解也

除白川郡守辭拜於李相國　相國其時為國有惓

惓之忠以變法便民爲己任縷縷之言皆是海西詳
定之便否余聽罷對曰多少下教都在於擇人若守
令得其人雖不變改猶可以保民苟非其人雖良法
美制一如前套終無所益亦不取用新法別擇茂宰
當今第一急務云爾則李相曰八道方伯亦難其人
何可盡擇三百六十州縣皆如龔黃之治耶頗有不
悅之色此何異於唐姚崇之言曰今止擇十使猶患
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
夫大臣以人事君以至公遴兩銓而如非其人則方
伯又以公心黜陟則何患乎守令之譏法而厲民乎

范氏以為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擇剌史守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治矣此真格論也自宰相至于遞部以公心舉其所知高才異能拔茅連茹野無遺賢庭盈多士循守舊章自可寧謐此正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惜乎李相不聞胡氏之說也

堪輿之術微杳難信而相地之言以為彼安則此安誑惑世人人家禍敗必由於先兆有水火之患以致奪人墳山遷葬要福者滔滔皆是良可寒心南夷葛溝北狄荼毗以父母之葬用之水火其子孫身為

將相祿位無窮能享箕疇之五福若果禍福之應
於地理之善否則奈之何吉凶不顯南北之殊隣而
獨靈於我國之士夫耶此乃明效大驗之一證也世
之惑於地師者見我此說則必有警悟之萌於心而
深悔從前之枉道求福也

內兄李司評自兒時酷好博奕發憤忘食不捨晝夜
終至三昧之境庚叔督鄭公常云若使李某以博觀
光必不為苐二云蓋嘆美之辭也唐僖宗謂優人石
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壯元其一言喪邦
自天子至於匹夫當為所當為之事不作無益害有

盖向使唐宗不役志于外而孜孜於安邦定國之策則豈為覆宗絶祀之偏主使内兄只存心於立揚而矻矻於詩書禮樂之業則豈為貧賤飢餓之庸夫勿論貴賤皆由於取捨之不審也

叔讞令作婦翁行扶草云斂績聞於道内獄訟多歸歹得作木以防民役云金石之文作木二字近俚若余代製則以為公明之聲達于傍邑質成者皆歸金矣如積補民宿逋云甯則大意同然而語韵似勝矣□□□□□□□□□□□□□

王父居昪輊時 縣廟下教曰從二品中欲陞卿月之班卿試言之王父對曰知臣莫如君雖簡在上心

□□□□□□□

顯廟再三問之王父對曰若經綸之才臣所不知若以久任次第言之李正英可矣即拜尚書出於吕申公對仁宗之言

大臣以人事君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李延平秉銓也能恢公道関節不行王父其時為銓郎每見甄拔人才必出於夾袋中冊子此乃吕蒙正之行法持心若此雖不一一得中庶無遺賢之嘆矣

公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

王父居黄扉三十年終日惕若深自謙抑未嘗與人
相爭或有不虞之謗輒引咎不辨以俟公議正如王
子明在相府行事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旨哉斯言宗家乃文翼公先祖
末年所買而素稱夜叉之藪也初居之時嘯樑弄火
移置器皿此乃山魈之伎倆而臧獲輩傳道而惑之
先祖痛禁而使不登口鬼嬉永絶正如唐魏元忠之
見猿狗鼠鵂之妖而終以善言鎮之以絶其妖也
余知金化時治殺獄罪人崔桂峯等三人此賊非但
纖芥之怨殺害僻處北道往来之捷路多殺行商家

財鉅萬所居近處白骨堆積罪惡彌天天將假手于
我以當此獄時東州倅李公為推官半年未得輸情
一日余謂李公曰此賊罪犯狼籍而只欠一死獄情
之遷就可慮令公之往来有弊欲於今日權謀取服
當一如余所為命三囚並於門外使之望見先入甲
者從容供辭而乃大聲曰汝已吐實一人見殺三人
豈盡償命耶故欲門外囚聞之而使之隱避他處又
入乙者曰甲者既已承款而諉之於汝二人之主張
云何辭發明耶乙者曰骨肉之間已告情實令不能
抵賴盡輸謀殺之凶計三人無首從之別遂成斷案

實出於詭譎之謀殊非古人哀敬折獄心常自媿其
後見錢藻權智得賊情正如我出一機軸因記其事
於卷末以為自恕焉

鄭錦南忠信倭寇适賊之亂大有功勳位至亞卿出
於鰲城之拔擢及鰲城卒每至其家拜於廟庭之下
以郎君禮待其子弟不忘微賤之時正如狄武襄公
之感韓忠獻公之知遇忘樞密之位尊

余知金化時值歉歲移轉之請面任頻報而適值分
糶衆會之日備言移粟只為目前救急而囘念日後
大弊請牒紛如而尚未施行者為念汝等奠居耳衆

民戚曰誠如官長之教民等亦有懲前之事不願受
也而其中或有請受者論議甲乙乃令願受者立於
東不願受者立於西盡立於西立於東者不過十數
人民情可見詳究其由則邑底無賴之輩姑為受食
而臨捧欲逃走者囑面任瞞報而真偽立見正如薛
長儒之為漢州通判因戍卒之作亂不與謀者各立
一邊得本謀八人殺之事之大小雖殊其別分別而
不為淆雜真贗莫逃者相類也
永安都尉家在赴闕之路以酒饌迎客盡得歡心館
閣清流無不往者而王父獨未嘗造其廬正如韓魏

公之不赴李都尉之請也

在洪在時有人賣硯而誇之曰畫刻精妙且石潤生水其價青鉄五貫余曰硯可以磨墨造揉之奇巧不須貴半畝方塘在於五步之内足以供硯水買此何爲却之正如孫之翰之不買寶硯也

余歷職内外未甞除名下吏在恵廳時隷從犯罪不得已黜之而悔心常多有愧於陳堯佐之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而未甞按黜一下吏

李叔讌令知聞韶也值凶歲竭誠賑救一境頼安無捐瘠之患及李令喪出義民收賻物數百貫以報康

濟之急而其頁亂以累先人之清德終不受一錢正
與曺修古之女不受郡僚鄉賢之賻贈一般也
自鄉居之後門無雜客又斷碁博之技無以消遣有
時草隷為事唐太宗所云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
留心猶勝棄日者先獲此心也
南相國雲路與人書有譏切仲父遵守舊章不改美
法蓋其時仲父為度支終不有創設之制其意正如
宋趙昇所謂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
攻砭必損元氣也南相不知時勢欲變改受病之弊
政而終不就一事徒貽朝野之笑比諸仲父之守而

勿失相去遠矣凡事歳晏然後可知成敗利鈍矣
余所知八邑之中白川茂朱忠州錦城素稱鬼魅之
藪前後守宰之在官也侵害百端不勝其苦而甚者
至於見殺云余無祈禱驅除之事而終不見㗕揺揶
揄之戲邵子所謂鬼之畏人甚於人之畏鬼積善多
則陽氣多而鬼益畏之斯言得矣
王父爲銓郎澤堂爲銓長開政禀啓之際王父執筆
而口號文字不卽下筆澤堂曰郎官曾不見之耶此
乃韓文也王父其後考諸昌黎集全帙乃隱奧世俗
不見之文王父常嘆澤翁之無書不見細大不遺矣

文谷之廣施周覽世無與敵而猶有未見之書問童
羈二字之出處於尤庵而答以出於韓文蓋曰幼少
而羈旅云文章博識自有淺深等級無限若使大方
之家見之澤堂尤庵亦未免輸一籌矣
朱夫子誕辰餽門人一例不受人物而只須陳同父
裘材盖情志相孚出於車馬相資之義也曾祖践履
之學自符於聖賢生朝亦不喜徽物之饋而子孫獻
壽之酌雖匏葉兔首亦不敢設焉其日王父箕營所
呈之羊裘曾祖雖不却之而終不近身非以誕辰之
物為嫌乃平生不欲衣輕之志操先代儉德恐後孫

不知聞於家庭者遂以記焉

昔在甥舘從遊於伯仲之間其許與之待若孔門之於南容常侍扶僂有披肝膽接慇懃之歡而隨事情款若子弟然九原可作當舉公藍輿亦不辭矣兩家遺胤又不替乃翁之厚意而今則循良之家法掃地視若路人此正前輩多周詳後輩多疎略世變風移習俗皆然嗚呼曩時敦睦之義今不可復覩矣

自鄉居之後久廢盥洗之節多被細君之勸瀕而疎懶之習一任其放過亦不施焉惟當順吾性而已非王介甫之面垢不洗出於矯餙也

亡兒碑文之書托於尹仲和非為以筆名世只為平日交誼之不泛也仲和以持服為辭終靳印許意謂讀書明理之人必有所執而然不以不爲為慍矣尤菴草土中上其函丈書云有人求墓誌此時為人應副文字莫或不便否朱子只許行文若此輩或只叙事而去韵語則或可否乎以此禀質尤菴動遵朱子而尤嚴於喪制若是一毫非禮之事則豈有斯言以朱子之聖而在堊室之中猶許墓道之行文則寫於手者反有重於作於心乎士君子行事得如朱子亦可為自好之士而執喪之節務勝於朱子果不無致

疑之心矣其後仲和自請而竟寫或者其間有多少委節耶不然前修之在疚寫碑者有明證而行之不然則悔前之辭而幽明之間不負良友要之本情不出此數者而無人質問仲和常云與七兒知己云應知故人之處心他日當問於地下矣

進上之弊不可枚擧而以身親經之者言之臘猪其一也昔歲斧斤不入草木暢茂群獸之麌々儦々者處々皆然而昔之深山今為不毛之地雖欲懸特何處得來當其封進之時滿百射徒出獵遠地犯晨夜冒霜雪動經時月而不見數蹄留連山寺峽村討食

索扉因有紀極而設或有得期日相遠則腐傷而不
用又不盈尺量則體小而棄之四來有處不計千金
而買之又不及期則坐罷相繼送舊迎新民受其害
當初隨其土產排邑定制也豈有今日之慮也數百
年之間山川物產久而變易以今觀之有乖於畢獻
方物而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也 聖明若知口腹
之累誠為一境之害則雖八珍之味必投箸而不食
况貿得之貨導引之財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而辛勤
遠輸終不登天廚御饌只為戚畹家賜與之物得如
此之難而用如此之易其故何哉細氈之上必以翔

納例進覘之尋常豈知獵得之難有甚於登山採玉
入海求珠耶唐孔戣以蚶蛤歲貢之勞費奏罷之此
乃海濱産出不待價而足比之赭山之剛鬣難易懸
殊而憲宗不徒聽之如影響嶺南擇帥宰相奏擬之
人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以戣充選此
乃三代帝王之所不能行之者若以此謦咳於 君
側則從善之美不讓於唐帝而滿朝臣僚稱以此係
享上之儀其在事體分義不敢自下陳請無一人發
口者事君之道當以堯舜之道以陳於王前而補闕
聖化反不期於唐朝季葉之主誠爲孔戣之罪人余

不爲出位之言欲排雲叫閶顧效愚忠而玉階方寸
致身無路畎畝之中獨抱此耿耿之心也
余卜居以來遺榮物外逍遥自適經濟事業不過杖
屨幽逕照管庭花之發英砌竹之生孫此外無一念
到心頭淸風北窓便作羲皇上人人生適志願神爲
貴雖以萬乘之尊鷄鳴蒼蠅常憂旲朝更籤投石頻
驚寢膳比之老儂之日旰不起頹卧被裡睡鄕之中
憂樂相忘其勞逸如何也
白江李相國擇婿留意之時訪李延城蓂而適値出
他其胤白川丈舞勺之年以少主人迎接白江問所

讀何書答以始學史畧白江又問湯武何如主耶答曰以臣伐君不可謂仁矣白江曰汝爺之勳業亦如湯武之弔民伐罪然則不仁耶李丈曰雖是父兄之事不以為是白江大奇之竟充東廂之選正如高定之問其父也

交承之間昔人比之兄弟之義雖有鑄濡之事必曲為而彌縫者乃古人淳厚之風也近年以來人皆收害之心必於交遞之後雖無可疵之政洗瘢求痕落井下石者有之吾於所莅八邑之中承交者盡是善類無傷人害物之心而獨於公山乃有高樓掛氷之

夢此正諺所謂遇讎人於獨木之橋常恐乘釁鬫隙
萬端搆揑而奸計未施遽爾遞歸若遲留時月必不
免含沙之射影也
愚川李丈知白川政尚寬緩而官糴之不納者捉致
怙勢士豪杖捧之時使之正衣冠而置之積石之上
衆目所覩故爲貽辱其愧耻之心若受刑章一境懲
勵猶恐後人之納蒲鞭不用催科政嚴封庫必先於
傍近諸邑此是三異之政也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
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著此者以爲
大恥無敢犯者賦稅嘗先諸邑李丈行政祖於此也

○忠武公李舜臣當壬辰倭亂干戈劻攘之中聚工匠於樓船日夜營爲乃行在諸臣贈遺之資或以謂此何等時而爲此諂附媚悅之態耶公曰吾豈樂爲之哉蔽遮江湖沮遏賊勢者非我莫能實係國家存亡之秋而廢此則讒言其興其能久處於龍驤之任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不拘小節也正與大明周文襄事相類文襄巡撫江南巨鐺王振慮其撓已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奏章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殊非高明正大之名而似近機權術

敎之謀迹其二公之行事盡是為國為民之心臨時
處變不失便冝觀畢竟成就此正柱尺直尋也
經釋智安有名當世嘗謂余曰小髠與臨陽公子有
愈頏之契白衲不纏朱門而徃焉寒暄終罷一貴客
來到問錫杖所自來公子擧名而言之客向余言曰
問師之名久矣意為結夏山中不渡溪南宵中水鏡
不受塵㥁之汙豈意見之於王孫歌舞之席乎貧道
聞此言愧汗沾背羞不擧顏若死軆之無骨云何不
以會稽法師對劉尹之說荅之其說曰君自見朱門
貧道如遊蓬户以此見之古今人之庸陋曠達不啻

天淵

植木自嘲

晩年蒐裒之營終無花木之勝當春而未見花當夏而未得蔭殊無盤桓翫賞之清趣今歲始試山家之經濟而客土危根趂不苗長憫々如稚兒之望長何可遠期十年之計乎若待其敷榮發英則人生豈不與草木同衰皆坐於朱墨之誤人深恨倦飛之鳥投林之不早

余知金化時春朝一漁者持納魚二尾獻之却而不受漁者曰京市遠不可為此西行與其食於賊者之

口無寧獻於父母之官其言如楚漁父對孔子之言而實欲取價於官府以厚直買之

余鄉居之後朝暮對烏棲山而山中諸寺皆無徑輿經營五六年而尚不一往觀之司馬公遊嵩山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杖策誠可為法而終不辦遊者蓋由於七十老翁無濟勝之具也

余平生目畏尖物窻櫳之有釘廉利者必椎而鈍頳非但昏夜誤觸致傷見人之刺於目而失明者多有之懲於此而心常警念矣明道見人有目畏尖物者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旣熟則不復畏之矣聖人

之心豈不忖度而有是言哉然他人雖有戒懼而狃於所見或有視之尋常矣使余當之滿室纖尖之端若刺面目輾反之間不能暫捨雖以明道之明訓不能治已痼之病源也

余任白川時値歯歲設賑飢民之仰哺者不翅數千而其中一女人哺粥之時鶉衣不掩内股贈以布裳之具以遮之其後縕衣襍啓有是語此非李溥之造紙襖以衣貧民人或以近世俗吏之要譽近名知之豈不爲愢耻之甚者乎雖以此得準職之賞𩔗典卅牧而每當除拜常有歉然之心矣

余早嬰羸病粗涉歧黃家津筏有折臂之得乃知腦者衆陽之會而頭部之髓也勿論男女精血皆屬於此年過四五十全腦先虛寒氣易侵然後百病交作道家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又云不邮腹空只誇腦滿腦髓填滿則水火交濟一身之元氣充然病安得生余平生爲此懼暫觸凄風冷露輙以毛具掩之雖是夏月凉紗遮之此乃調治本源之病祟防之於未然大勝神丹靈藥之日服此乃晩歲調養之夢一工夫殘骸病骨好過稀年者安知不由於此也

余少時徃嶺南宗人鄭姬相天奎健實人常言余雖

非孱弱善病者而一生行役備經艱苦此非養壽命之道豈能久於世也其後數年聞之則長逝矣余初夏西行不過三百里而撼頓鞍馬之勞如經大病剩減數年之壽今後方知宗人之言深得勞悴傷生之方矣朱陳村在徐州深山二姓世為婚姻安其土無羈旅行役之勞多壽考此言頗有理以耳目所覩者言之郵卒之健夫不憚祈寒盛暑風飧露宿長在行役而其中伶俐者燕行使臣必指名擇去萬里長道飽經飢渴重以勞苦筋骨前行纔返後行繼去考其平生在家之日常少血肉之身奈何不傷茲以未老

而先衰或未衰而先死以天年終者鮮矣由是觀之則安逸則適勞頓則疲勞逸之間死生係焉夫天之生人豈厚於朱陳而薄於鄒卒雖云有生之初脩短定限而只在惟人所召也

竊覵近世之風俗姑之得婦其愛憎只在奉養之厚薄誠不以富雖毛嬙之貌孟光之賢不容於其家主母為少婦之時親經腐心淚血萬端難支之狀及為家母宜有懲創挈矩之道而頓忘舊時之事以要目前之供者滔滔皆是暗中幽憂如瓊奴而抱恨深閨者幾人亦足以感傷和氣而天倫姑婦之情衰矣雖

不敢以惡尤向人説道而愁眉無可伸之時如使多少少婦見永安驛之題詩則皆以為先獲心中之情事也

余與文士申奎篠駿友而深服其文詞踰於常人彼此年至四十從容逢着問近來所讀何書又叩為學之津筏則答云聰明不及於曩時頓無强記之性與其情施而無效不若略抄而易領茲以手寫經史之雋者以為朝夕之覽焉不為無助以已之所得亦勉於我此正王鉤之巾箱五經聞此之後心常警存雖朱墨之暇淘汰鍊金之工夫不輟手中所書不翅累

卷其所用力絶愈於泛然看讀常置案上無時不見
凡於公私文字酬應專頼於此申公一言勝十年讀
書也
鄉居之後措大口中之物只在於園畦之種若有十
畝曠土親自鋤耘不須趂虛可辦朝夕之饌而無立
錐之地錐一葱半葵必待價而得實是貧家難繼之
道家後山麓累十間空閑若治址繚垣外而蒔花種
竹内而瓜疇芋區學圃修園以為杖屨逍遥之計而
二三蒼頭採薪無暇欲待家兒作吏歸覲倩成官隸
者已有年所而老去光景如奔出峯之期如俟河之

清何待之際初心已誤經濟山林優閑自適乃是分外之清趣造化多猜故為沮戲不欲使老夫飽享晩節田園之樂耶從來好事例如此始信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也

王父故人子赴順安邑倅作詩戒之曰愛酒應妨事看花恐着情蓋其人乃酒色中人而関西素稱佳麗繁華地官厨又多三味酒必有酒殢花迷之慮有是贈也

數日來蟬聲益清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退溪操其語於節要南時甫恠而問之曰如此歇後語奚取焉

退溪答曰作歌後看則歌後不歌後看則不歌後每

夏月綠樹交陰蟬聲滿耳甚愛此境界故特編之觀

於此說則可知先生所養深矣一般意味絶勝邵堯

夫楊柳好風梧桐霽月之翫賞清趣此等光景不可

以言語形容唯利慾淺天機深者知之也

阿戎自少畏雷雖殷雷微電深藏密室蔽目掩耳恐

懼伏枕使人翼蔽其身如經一夏神氣大損竟以此

不得中身之壽每歎斯人有斯疾令其遺胤若有桊

順徐仲原之孝每當疾風雷雨事亡如存之誠不减

於當年乃翁所當之心也

肅宗大王未見螽斯之慶朝野憂之李相國翻位在
卿宰遞席諸臣罷歸獨留陳奏一如陳洙之告宋帝
為宗社不顧身不讓於古人趙相國公擧目見其事
而稱道之言吃吃不已余之親聽者也溫公追後創
子以為臣其時為諫官親視其事竊憐忘身殉國
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伏望聖慈其子孫中除一
官以旌忠義若使趙相在於今世必褒揚貞忠錄用
子孫此等固宜數世之宥而一子一孫不能保今已
嗣續絶矣趙相若有知必痛盡於九原也
余在持服時季父主來臨廬次而其時一家咸集下

教曰平山前後治績著聞朝廷方有向用之意而余在父兄之列不知其才之若是昔魏衛不知魏舒之賢哲韓愈不知韓翔之仙標從來如斯余亦在傍承聞而其意使余在官之時小心謹慎罔或自矜不殞其名也

余知錦城時申萬户瑛鎮於隣邑名於畫者借其善手而所畫者非所好即為還送矣申也以不受無面送一幅圖乃群犬爭骨之狀磨牙齧骨狺然奮慱之氣如嗾猘明之晉犬筆力精道意匠奇巧藏之篋笥以為翫好之資矣適逢鄭堤川維升出其畫以示之

戚然曰噫余之手模者也少時癖於此知其糟粕而親舊所請信筆酬應未嘗致力適於療病醫師之求欲為報恩之計且因酒興放意揮灑而平生技癢盡在於此其後依様畫此而終不得彷彿正如王逸少山陰之會寫筆蘭亭而其後所寫不啻數十本而皆不及前書〻與畫古今何殊余之失此圖于今三十餘年居閑處獨之時往来余懷今幸得之若鬼神異物之陰護因此而有所感當時寫此也筆畫如毫絲尋常見之瞭然而今則兩眼眵昏摩挲咫尺不能詳見惜老之懐有倍於得之喜短吁長嘆久而不已正

如趙侍御與韓文公酬酢之言叙其事而記焉
推筭雖是雜術我國之方技終不如中華之人王父
赴燕求簾肆之善於卜者問伯氏命之長短其卜筮
云年至二十四加大夫是年不諱稱以大夫者不得明
言而知終於廿四季父推命亦云運盡於七十六歲
而一如其言不但一家之明驗如此曾聞文谷燕行
問其女之吉凶於日者而其言有生孕則咎命且不
永文谷愕然虛之不省其後以産後得病不起而年
纔過笄明知其因産而逝此皆出於所稱曲篆子之
筮而以此傳業者精通神妙鮮有不符我國之稱以

善卜者如張順命池成漢輩不得窺其藩籬不但大
國小國之才分有高下所學術業之精粗不同也
外氏後裔曾經郎署者家貧朝夕屢空而常時飮啖
起處欲將豪奢之人殊非安貧而處順者常謂余曰
君屢典饒邑而其自奉之道反不如儂〻之家督誠
孝過人雖窮冬盛夏温凊適於體雖凶年飢歲甘旨
嘸於口王延之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未足以逾於
此心力安適百不憂矣余應之曰公惟知子職之當
然而不知子之勞逸從吾之縱心自便耶曾聞少郎
以菽水之難繼乞貸於親舊奔走忙〻足繭心摧勞

悴之狀有倍於百里負米而啅爾蹴爾而與之甘心受之以備嬴腸慰飢之資公若盡悉艱難辛苦之態則雖八珍之味必投箸而不食向所謂安享不憂者果安在哉州縣之職雖勞人謗稱天子之臧殺者方丈之饌不待沽而足供給之物左持右備無苟且難得之患豈比於家食之隨人而擧火者為我口腹之累而為子胼胝之勞雖日食萬鍾之祿豈安於心乎以此酬酢而老卽不以余言為是自信太拗之見可見心地之異於人也麗朝孝女支嬿養母至孝為人傭賃而尚不足甘旨賣身於富家晝則使役夜則歸

養其母曰前日雖糲飯菽水甘於口而安於分今則
孫蓄美饌輒對而心焉如劊此何故也孝女不敢隱
自鬻其母大哭曰以我之故汝爲人賤婢形役甚苦
生不如死夫母與女天倫血氣流通痛痒相關其女
井臼之勞乃著於其母心膓之痛少郎之勞苦筋骨
化孝女之微勞不啻懸殊而乃翁不知其子之許多
盡瘁自謂安樂慶享平日自以大賢之後孫處之而
堂〻丈夫者反不如三家村裏一老嫗乃知人之賢
愚不在於貴賤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之害隨處即有用之

於國〻恒亡用之於家〻必敗此不易之常理權奸秉楨蠹國厲民終使社稷丘墟者何限而此則位在卿相而人主假借大柄自貽奇禍至於身居下流席父兄之勢害于國凶于家者以耳目所覩記言之賊堅與喜之是也憸邪奸慝逆肚凶肝終不免轘市之戮此正國之妖人家之亂子皇天奈何生此妖悪之人使魑魅魍魎跳踉於聖世者亦関國運之不幸耶朱夫子所謂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敗人家國者千載一轍也

宗孫従子婦乃南監司昇重之女榛行之日一家親戚

以姸秀絶倫德咒有備莫不稱讃正如韓昌黎所謂
姿相豊端不見闕欝以余觀之醲厚之中有薄命之
氣終不恱於心稟而未嘗發於口細君微知此意矣
未及四五年鬢髮方華而為未亡人對影泣血身世
悽惋羸毀之病沉綿於哀疚之中而不復起壽未盈
三十而又無嗣屬之可繼諸族德容之讃不容口者
果安在哉吾非留心於麻衣之術而潛憂於方寸者
如合符節也

尹淳仲和在斬疚之中請寫亡兒碑文而以持服辭
之集顔真卿字方鐫石其時吳鎮周請寫先世金石

文字仲和曰鄭某乃平生親友而却之令若行公之請必有辭於其家云鎮周使人傳言此事欲先寫吾家而後寫自家之碑仲和先拒於我而後諾於人殊無誠實底意因人成事終涉苟且而不欲存形跡不得已竟借其手而官銜姓名終不書之意者進退年月重犯朱夫子不誠之戒耶其兄勸之而終不肯聽吳碑所寫亦果如此其所守不渝於彼此也

朱夫子答劉韜中云時論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至如記文之類亦皆却之歐陽公之於石守道俟其謗焰熄而始為之誌從古聖賢慎重之道如是

懷川宋相動遵朱子而在長鬐荐棘之中凡人之所求文字酬應無難其時禍色迫頭衆怒如火比諸朱子絶筆之時尤萬〻危怕而曾西谿谷之碑銘皆出於其時而抑揚太過且白軒之方於孫從臣壽而彊貶之者由於三田島胡碣之製而谿谷亦有此製其排鋪命意無甚異同而一為名臣碩輔一為奸黨小人舉世以私好惡擬之以墜淵加膝而宋相豈有是哉此正君子之心衆人固不識也

余平生有花木之癖所在之處輒栽之及來嘉林時當首春老松蔽庭枝葉扶疎令蒼頭截取數十而種

之傍人或譏此非吾家為後人所譏枉費心力而如白香山之種樹其詩曰亦知官舍非真宅且劚山櫻滿院栽之意也

鄉居老郎來住嘉林衙中而為人癡憨年踰知命而幾不辨菽麥寒暑只食粟而已時彌月不雨旱氣大甚天中之節已過數旬而種不入土畝歛已判邑人之出入者皆言雲霓之望不啻飢渴一刻遲滯億萬蒼生之性命係焉老郎曰以吾里中所見水田注秧旱畓乾播足為大有雨奚以後雖以節序差晚言之粟穎成堅之後始播禾種贏得成熟而即今粟花未

發何憂三農之失時也聞者莫不鼻笑而心知其蠢蠢無所識矣今以天時人事揆之大無〻前婦人稚子之所知而以一村之耕稼舉國而歸之於豐登縱不能聞一知十此則聞十而不知其一何無舉隅推會之慧耶老郎一生處於畎畝秉耒把鋤手足胼胝誠老於農者其於稼穡之事貫穿無遺而凡穀之種而生〻而長〻而成實之遲速豐歉蒙然不悟蓋人之智愚懸殊見甁中氷知天下寒者是何人斯若使老郎比於此十駕難追也

宋岳鄂之間田野小民例養二子一女過此輒浸水

盒而殺之蘇軾寄書鄂州守使諸邑告以法律諭以禍福便革此風軾之此事誠得宜父子之愛尉甫亦有則以父母而殺子女實為倫常之變矣我國北路亦有不舉子之弊天倫慈愛之情何殊於遠通而求其所由亦可憾矣盖北道之民生理甚艱身役最重鬻妻與子終至於自鬻其身故生一子則一村相慰夫婦相泣而棄於道為人上者奈之何使斯民至於此極耶世稱嚴刑法以杜其弊而莫若輕其身役俾有樂生之心儘能行此則雖勸而殺之必不肯矣父母愛育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亦由之由似誤

權扶餘授訪我於林衙曰令胤治績以隣邑公誦之言〻之孜〻為政不憚燥濕仁恕之心無處不及稱以勸分掠奪貪民財產者列邑皆然而嘉林只聽自願所納而些少祿俸半入於飢民賙救一郡之境終無捐瘠而田畝無汙萊古之循吏無踰於此雖巧毀者不敢以惡聲加焉忝在親舊者亦由矣此由於家兒之小心奉公之致不必盡歸於阿好之辭而先譽而後請未脫俗人之常奪衙中讚倖者俚諺之常談而跡其事迹之可見人情之無異於古今也

十年叅贊受恩甚厚而聘君生前涓埃未報後雖有

出宰饒邑已無及矣追遠之誠只在烝嘗及金石不朽之傳乃後死者責及到忠原工匠物力不難辦備而受文之人主家未定取捨之際瓜期已迫竟使徽誠莫遂麗牲之石闕焉無文以致隧道埋沒只是荒原茂草樵童牧豎不知卿宰衣冠之葬而躑躅於其上豈非不肖輩之所羞乎家兒早晚得官力紬成吾未就之志而竪短碣於墓道則庶不負江揔外家之恩而俾余亦無終身之恨也

余知公山時任汝直來在衙中月餘兒輩時做公車業使之以同鉛槧則汝直稱以外祖方在追奪中痛

迫情理無意觀光以此為辭此正因噎廢食余勸之曰雖有所執士子之道固當利其器以待其時不可以卽令不赴舉而遂輟其工夫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而凡事預則立當此閒暇之時修盡平生之事業以樹晚節之功名不亦宜乎汝直終不傾聽若過耳之風矣今則年迫五十顚毛種種而科第與理學俱無成就空空然作一腐儒槩由於其時不用鄙言今於窮廬枯落之中必有噬臍之悔矣

宋向子忞之為文非鉤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落筆遣辭盡意之所欲言而已王父為文亦如此其體

格得於天賦少時有詩曰一家有狂童年將十二歲
雖然八字好人皆曰為相寇平仲泰山作詩之氣像
文章不勞而早成皇華酬唱膾炙人口乃其餘事交
隣事大之文蔡湖洲裕後為文衡搆草奉稟則刪補
若干而意圓而字安湖洲謂人曰鄭領相所撰之字
余亦知之而脫藁之時意思不到遑乎難及云盖規
模見識宏遠前頭之事若蓍龜臨機應變如神此
豈章句小技之所能為也明谷崔相每稱陽坡丈
之遺藁不傳於後為歉其祖遲川知王父有經綸之
大才引升高位同寅共貞以濟國事故得於家庭最

詳不獨惜餘事文章之湮沒不照於後人之耳目也
王父文治孟子詩學香山而聰明絕倫凡於諸書一
覽無遺所製贍暢天然去歸而尤於華國之手不傳
主文之硯為世所歎而謙忡自晦不以文士自處子
孫之終不付之於剞劂者敬副平日所守之志也
竊覸世人無積德累仁之心而有反道敗常之行獲
罪於造物固已久矣福善禍淫天理之當然寧有慶
育於後昆以癡鼓之子娶孱劣之婦而所生之祈祝
如天上猉獜兒其父母不肖子孫安得不不肖諺云
種李不成桃種太不生豆者必然之勢楊州叔父少

有王濟之癖達理於驥者常云壯北良馬取種介介
惟肖而二十三十之中或生良馬駑駑之產騰黄千
百不易為教因此而有悟世家名臣之子孫或生髣
髴祖先之萬一至於凡民之俊秀絶無而僅有以此
推之人畜之賢良自有所從来而亦不頻出也
宋陳恕之為三司使真宗命錢穀大數以聞諾以不
進久之上屢趣之終不進命執政詰之曰天子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忠臣慮
遠之心深矣權尚書以鎮為度支自内納機貨千疋
而不輸後日　遂奏曰地部罄竭經用不足錐銖積

寸累猶患難繼況此不貲之需而將焉用之　上段容曰侍奉　東朝不得不如是竟緩催入之令有司之節用　聖主之從善實是國朝之美事而度支所為登時不行如陳仲言之終不進畢竟堅執如張承業之不許帑金也

宋張詠守崇陽嘗坐城門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此出於徐孺子自食其力之意而亦有所未燭者古人云去年無立錐之地今年錐也無窮民之寸土尺地何可人人責之余之家居隣里不

以貪窶稱之而無一畝之田春蒿秋菘必待價而得治畦之丁非不足矣鋤耰之具非不備矣老圃自修亦是閑中滋味而登案之饌每出於亥市之易事勢之固然若使張復之出宰本州趂虗之蒼頭枉受其罪為牧民之官者凡事不可不詳察而處之也

尤菴常言西北風土與他縣殊土民強悍雖女子勇健若教以放炮精熟則縱不能臨陣對敵守城有餘孝廟有北伐之志密勿經緯盡委於尤菴陰雨之備苞桑之戒無所不容其極故軍卒之補亦及於婦人而此乃祖於种世衡先試之事世衡在青澗城教吏

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
人皆有穿楊之才得此爲守禦而虜人不敢收馬於
無定河邊者用此道也安平君之妻妾編於行伍以
代士卒之勞者不過備晨炊雖有女子之長技不得
取而用之乩之世衡未盡制勝之良策也
年來萬念俱灰雖筆硯圖史之生平嗜好者亦皆等
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親戚朋友慶吊之問一并倚
卻陶泓楮先生日遠日踈差減疇昔之役自此便作
閑人而頤養精神或爲延壽之一助耶
朴泰維爲諫官論宰臣迎新婦之禮資粧之費幾近

千金盖指退憂金相國相國上疏曰臣賦命奇薄年至四十始得男兒舐犢之情有倍他人顧復之私婦人尤甚自在襁褓固已関於長成婚娶之事今年得一物明年買一衣十五六年之間勤苦經營以至于今果未知費了千金而終未免随俗為禮矣臣世業素薄外無田園而多朝夕之急則人之驟聞而嗔恠勢所固然矣臣何敢開喙而索言以益罪戾乎只是引咎自責終無慍尤之色移怒於言者西溪乃朴公之爺而語人曰金相之疏儘有量矣今世之遇臺彈者費辭發明自以為是而無一人自知其過觀退憂

之章能無愧乎
瑞石兄弟自江都失怙之後零丁孤苦百端貧窮而
母夫人養育親教課學衡石日復一日朝夕屢空而
有賣書冊者斷親織之機貨買之二公能以母氏之
心為心孜孜不已學業漸就聲名籍甚不但大闡科
第兄弟俱典文衡是母是子之稱人皆爭艷
本朝李芝峰平生不燃燭東山尹相國位至三事而
生計淡薄點燈之油難繼而至於蠟燭多有遺之者
以其所有燃明於暗夜雖致人觀美而其實非取其
清輝暴殄天物之比不可以此論兩公之奢儉也

余弱冠乘春與冠者五六人往見新門內 宮闕弁從氏陽仲甫亦預焉 別殿幽僻之處隨意盡翫罷歸之際来于守 宮內官所住之室內官案上置懲毖錄而問懲毖之意左右莫對陽仲氏以詩經所謂懲前毖後一章誦而解說內官憤悱之餘聞此釋然如有所得以經術士稱之其一言之教有光於一行始信孔子所云不學詩無以言也

世稱鄭東溟文章大家而不知經綸大略丙子春代人一疏非蕭朝髯婦之所能辦其時西隣暴客大肆凶虐虜騎朝夕渡鴨水而廟筭不以此為憂文恬武

嬉玩歲愒日置 國家於度外而晝夜營爲之事如
非黨論之爭端乃是煩文末節之常談冗法玩細娛
而不圖大患讎敵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無一人陰雨
之備經遠之猷以致大亂斯作衣冠士女侵浸於犬
羊而恥有城下之盟可謂國有人乎宋高宗時有一
尚書言劉南人鑿紙錢廢農業乞禁之朱子嘆曰
粘罕長槍大劍如此而令此輩謀國耶當時士大夫
氣像如此尚何望弘濟艱難乎我國丙子之事實有
類於宋朝可謂異代而同調如使東溟其時秉國之
楨言聽計從一如其疏之說施及幣珠玉如太王之

事熏鬻萬終保無事可安社稷而其時廟筭以為迂濶
而不用可勝嘆哉
余知清風時方伯宋正明褒貶亟之上考曰剛嚴有
法府治一新其時士琢為堤川倅謂方伯曰清風題
目稱以剛嚴剛與嚴似是意疊方伯曰外面雖似內
實有異士琢終不釋然其後見韓文公述王仲舒墓
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二字之義不同而古人已
有區别而用之也
余少年以東廂在騁君永陽任所其時李竹窓曾孫
即妻家同宗之親有事來留情誼相熟一日言于余

曰足下觀妓生中女淑爲名者何如人耶余曰曾不
接話未知賢愚而顏色僅免醜惡李公曰余慣知爲
人眞妓生中淑女實非容易得之人而足下以常人
視之此正故人知君〻不知故人因言女淑問於余
曰東萊鄭位門户何如余曰相國之孫門閥國中第
一女淑曰常觀擧止雍容與凡人殊乃知兩班自有
等級豈非敬慕之誠乎蓋相譽於彼此有似媒妁而
余實不知其後女淑來余獨在之時來言小人今月
掌酒之任而新釀適佳欲以一盃酒薦此微誠仍跪
進余於此非其任欲却之而近於薄情强作好意把

盃僅一呷而還送曰此酒有似合巹之杯汝以誠勸我〻以情賜汝滴酌不辭女淑傾盡無餘此乃初見接話也月餘邂逅於半夜無人之時試發相戲之言從之甚歡不過如斯一遭而已其後二十年妍壻李監司爲永川郡守久而謂余曰君在永川有相近之妓否余曰果有之而無人知者凡主何以聞之李凡曰新到遍問諸妓無人知者余之所眄之妓卽女淑之女以其私問而知之云凡天下事苟有實蹟雖欲諱之不得余常謂眯夢難洩鬼神莫知年久之後言出其口而傳播於人耳以此觀之豈以暗室無知而

潛行不義之事乎
頃年趙趾彬爲臺官亦令兵使鞭撻守令事章奏迭
式方伯之鞭守令足爲寒心又使閫帥鞭撻守令何
近代法綱之寬而待士夫若是之薄也
余知花江時與狼川倅金公以官事會于春川舍舘
於公廨淨處時當暮春旬後花事爛熳新月娟娟金
公欲聽管絃之聲招妓生余乃以脈辭避于廳事四
五妓入去歌舞之塲而一妓直來于余坐問其名則
對以月生曾因金城使君朴公乃貞慣聞其名朴公
每言春妓月生春色向晩而尚有餘姿爲人伶俐閑

東官妓無出其右其言在耳月下狎坐細看淡掃蛾
眉掠整蟬鬓雖無穠艷餘韻亦足以把翫而言語倭
慧酬酢之際不覺膝之前於席金公屢招而不起余
亦勸去而仍留曰進賜雖不見小人之醜形小人慣
見進賜之風儀今来有意而幸蒙款遇微分亦榮顯
有繾綣之意余以言挑之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月妓亦觧其意曰小人之心亦豈不然從来好事多
魔渭川金進士〻夫世族常以率畜之妾待之而早
晚作宰以太守之副室一番乘轎九死靡悔耿〻此
心之死靡他可惜數年敬慕之誠反為今宵之短因

緣余曰讀稱小妓之守節如老猫之行素而暫時交
歡鬼神莫知雖有渭川之神眼能照於十里暗室耶
月妓曰莫顯于隱此事易泄設或不泄以一椀兩匙
之心以事君子雖是賤人不顧有此行然天下事多
變幻若渭川厭棄之日卽進賜奉侍之秋以此成誓
幸不忘於異日也終不見金公而辭去不但其言之
有倫又嘉荷花守紅之節更不招見而其後宿於春
川月妓忽來余曰久闊之餘相見甚喜月妓有愀然
之色而長吁曰丈夫衽席間盟山誓海之言斷不可
信與渭川長擬百年之夫婦而前月已有永絕之言

銀瓶落井玄琴断絃半生準擬之計竟墜空虛因泣
滂漣〻余曰從前虛度月下之逢只為渭川而今則
渭川棄之更無拘礙去夜何不来月妓曰小人料事
之錯而又失佳遇渭川雖棄尚有萬一之望恐煩耳
目乘夜以來而進賜綫已就寢斜月半窓而房中寂
然唐突之心欲入者數次而咨且不敢又被官人之
阻搪竟至旋踵步〻回顧通宵不寐今来者反思前
夜之言欲知後日之期女子私情不覺顏厚忸怩余
想其人顏色漸衰趁其未老之前欲占藏身之所恐
一近而有難處之端權辭以却之而其後作書更探余

意而督人以答更不往昭陽而仍為永絕于今四十年設或生存已作白頭老婆今日相對而皆紛如其無感舊之心乎此乃少時行樂之一塲春夢而若前刧事曉来枕上偶思而記之以資閑中之一笑焉

石陽君之㦤曾孫李世興少時無賴之類自稱善為角觝之戲而無人與爭數十年來夜市交藝之塲自朝至暮一身當衆畢竟所輸者不翅百人而氣力倍增未嘗不覇茲以公山等隣邑名聲大播允貫勇於稠人之中者見渠而畏縮不敢自現云此乃誇張自大之言而都不近理韓文公論淮西事宜狀有曰譬

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至夕常自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有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一使制其死命信斯言也世與之一勝百人而不倦者不攻自破雖使力拔山項羽當之必不如是

余乙丑冬往聘君先山任所得一皮箱揩大隨身之長物只此青春所占之物已到白首之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一身到處如影相隨乙酉春知白川以石魚進上差貟在海州廣巖村舍得忠州之夢因記於箱內其後典忠原五年乃遞萬事自有前定實是異夢而尚令筆跡宛然足為子孫之青箱不嫵毀傷

而至老死不捨者不忍棄𩋆屐之舊也聘君作宰金
城得一木箱到處必持光山商州皆以瓜遞而歸来
行裝淡泊只此箱而其中又不盛管城真玄等物此
乃得之於天性非強為者也一生氷蘗之操余何敢
冀萬一而至於彼此俱經饒邑容有改造之勢而木
箱皮箱只以一部終身不改者翁婿不謀而同也
余壬申冬往商山留半月聘君念長夜無聊送一妓
使之薦枕名茂貞雖非婉孌之姿猶勝於空房而寢
處屢夜終不款昵者心中有所定其後聘家宗孽往
衙中者知余無所犯欲親狎而其人醜甚不揚抵死

牢拒相持月餘鞭扑狼籍侵責無端竟不守初心其
後余又往則宗孽尚留而茂貞羞愧不敢擧顔此必
是荷花未守紅臺柳已折人有時逢着每〻如是不
久余　除洗馬上京自此音耗永絶二十餘年後余
典公山而禽山妓水晶来在定山者来見於公衙燕
閑之暇乃言進賜必不詳茂貞心中所貯到今言之
無益提説往事小人自少情同骨肉肝膽相照常言
余侍寢鄭進士主六宵終無丈夫意必是陋我〻亦
以薄倖視之棄之如遺而一念係着雖欲須臾忘而
不可得其故何哉居閑處獨之時以心問心而余亦

自不知此心之所以然也必是前生寃業每逢西来
之人輒問進賜消息日望出寧高山小人曰汝顔色
方華之時視若楚越韶光已落之後豈望近幸乎茂
貞曰望見顔色此心則降一日營将招衆妓設歌舞
臨罷以年次各言愛夫至於茂貞不即對營将怒曰
人皆言之而汝獨不言何也茂貞曰士夫名字傳説
於賤人之口不敢囁嚅不即對營将道曰何傷亦各
言其志也茂貞曰洪州李等東廂鄭進士其氏於心
終不忘營将曰今為白川郡守門高而有聲名宜乎
汝之不能忘也茂貞承此言眉間有喜色歸路摻手

緩步而問曰汝常言不能成佳緣為平生之恨而今
日直招乃知鎮營善鉤人隱情茂貞曰情之所鍾不
関於雲雨交歡既問以愛夫心中之所愛不敢不以
正對其後歲餘得病幾死往視病情氣息奄々垂盡
欲試精神問曰進士主在此何如茂貞微笑曰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翌日殞命十數年來千言萬語半
是思半是恨想必抱冤於泉下今對進賜九原難作
平日慣聞在耳者茲陳萬一云余聞來有惻然之感
海畔逐臭千古一人而復見於今時當初誠知其如
此雖是曾男子之節何惜一夜之相近乎盖緣迂儒

執拗之性不慣於風流綺羅之情也
烟霞之疾到老愈痼濟勝之具已無而登山臨水之興未除首夏大屯尋真之行山路傾危肩輿之所不到以芒鞋竹杖常多步履之時夜臥困頓殆不自振終不令老人一心靜便四大輕安此乃伎倆之所使而為眼而不為身少時贈行脚僧詩曰翻笑上人山水癖百年身世未全閑者乃今見之便是自道也
夏間經慶席之後餘興未盡率諸子孫及二親客泛舟於白馬江正值清和之節霽景明麗五十年間舊遊之山光水色不改前度烟波上下隨意盡歡暮上

皐蘭寺公山妓輩參飛鴻宴歸路邂逅於此實是不虞之佳遇入夜江樓櫓聲漁火又添清致而憑欄聽歌曲可敵匀天廣樂身在半空如羽化而登仙人生百歲之中得此樂者幾許世人之畫省蘭坮能勝此無

沈老見余麁布接息譏以過儉而因說君夫之事而稱之曰在原城時以牛皮造接息茶而文之其大如腰時依時抱常在袵席之間以代竹夫人實是便軆之功要足下何不效此以皮代布使之觀美而用宜余答曰君夫總過五十鰥居無聊縱未抱麻姑射之

雪膚豈可親鷄皮子之革囊向使君大早置一女於
左右其依其抱當以人不以牛也
年来萬念灰冷少時花木書畫之平生酷好者如遺
介棄髮不復留心而至於經史晩節尤耽看氣力短
而意味長如芻豢之悅口而不知老之將至然秉燭
之學徒勞而無功即令十年之用功不如少壯數月
之見效恨不移此心於其時也
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用臣如積薪後来者居上豈
獨君臣如此朋友亦然余之舊要在京洛者日漸疎
遯幾至相忘之域而鄉居後所知不啻十數書札之

外自不無煩惱之端些少筋力應接不暇新舊遠邇之間親踈向背之不同事勢誠然而大抵人情勿論交際之先後不可以表襮待之自貽勞悴深嘆無事中有事仲氏常云老来養生之方莫過於清静頤神而多為朋友所損交一友乃是添一事欲除一事毋交一友深得葆嗇除冗之良策自恨早不服膺於南來之初也

公州李世興石陽君之庶曾孫少好角抵之戲不治家產盡賣田土以至顛連之境有時来丐於嘉林常言少得顯者之女奴處之十年情愛甚篤自誓生則

同室死則同穴幽明未嘗一日相離及至病革臨絶之時天地茫茫心魂都喪雖欲隨死而不得埋葬於咫尺之地出入相望靜夜無寐悲懷觸發往臨宿草之墓失聲長痛哽而後止以洩胷中結轖之哀情其哭也誠塞悲之良藥傍人聞此言以病風喪心之癡獃魍魎漢詈之余解之曰喪妻喪性世間何恨雖以人主之尊悼幸姬自哭之不足使群下代哭而自悲傷滂湊者重賞之終古如斯王陽明云當哀而哭盡情便皆哀中之樂以此見之世輿之哭王公先獲也御宰之平日自信氷蘗之操公亮之心者一經本兵

之長廉平之名頓減蓋緣窠闕有限武夫無窮未能
盡副其意輙搆毀言其勢誠然〻細究招謗之人亦
不無苗脉近來公道斷絶私意流行官資之崇早職
由於用賂之多少大而金珠貂蔘小而奇花異草凡
百兕用精巧翫好之物無所不容其極盤蹊曲逕以
賣其驩心甚者以所眄之女換名隱跡求進媚悅以
冀衽席之間慣聞其名正如宋朝程松之獻妾於侂
胄而改名壽松使常達鉤聽者人心巧憑古今一轍
向者有銀閫帥之童謠實為 聖代之笑而行賂得
官何代無之化之此真箇尋常事也

余自清風移拜忠原邑力之豊殘懸殊淸風一斗之
粲人有慼意忠原一斛之榖人無喜色殘邑饒州之
所望隨其大小而然也今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
爲大江中之鱣數尺而人以爲小所居之地不同上
欵二說亦猶是也
少時見七十八十之人如高顏老叟而人間稀貴之
年知之彈指之間已迫八旬筋骸精䰟殆同頋期之
人外著蒼顏老態而内有白首童心樗蒲蹴踘紙鳶
竹馬等兒戱猶存於夢寐而名花艶色不以老眼厭
看始信老翁真箇似兒童也

余少時酷好韓文而所讀不多一截之嚌未知全昇之味今春貿来全帙於燕市字畫分明正宜老眼之看得此之後朝曛相對如芻豢之悅口不知老之將至而至於碑銘或有佶屈聱牙難解之處往往闕之雖有遺珠之嘆所嗜者尚多正如食馬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杜陵謾筆卷之一